

陸、 鄒族的 **Mayasvi**（戰祭）和 **Homeyaya**（小米收穫祭）¹

（作者：浦忠勇）

一、緣起

在玉山、阿里山以及霞山等山脈、流域生活的鄒族，自古即以農耕、狩獵維生，種植小米，並獵捕野生動物作為主食。與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一樣，因為生活所需，除了擁有各類農耕及狩獵知識技能，也自然擁有各種與農作、狩獵、漁撈以及生命成長相關的儀式，這些宗教儀式把鄒族人、部落社會、土地以及神靈緊密地連接起來。鄒族是多神靈崇拜的民族，面對神靈的宗教行為自然多樣又精彩，從個人的醫療、禳祓儀式，到家族的生命儀式、土地儀式以及各類祈福儀式，乃至於整體部落舉行的 **Mayasvi**（戰祭）和小米祭系列儀式等等，在這樣的宗教生活中，我們看到鄒族人的生老病死以及社會生活都在神聖儀式底下鋪陳，宗教儀式離不開鄒族人的生活，反過來說，鄒族人需要宗教生活，也離不開宗教生活。即便是邁入現代化的鄒族人，依然將重要的傳統儀式維繫起來，藉這些儀式強化自我身份與民族認同，也藉著傳統儀式打造鄒族社會特色，並凝聚部落族人的向心力。在多樣的傳統祭儀中，鄒族人選擇了 **Mayasvi**（戰祭）以及 **Homeyaya**（小米收穫祭）作為每一年的民族祭儀假日²，藉此方便讓族人返回部落參與傳統文化活動。

二、歲時祭儀詮釋

基於戰祭和小米收穫祭有下列幾個特性，包括儀式的神話說與歷史背景、民族集體性、豐富的文化意涵以及它在當代的重要社會功能，所以鄒族選為民族祭儀節日，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 淵源流長的神話、傳說與歷史

鄒族的造人以及洪水神話傳說都指出，玉山是鄒族的起源地，也是鄒族的聖山。洪水神話內容提到，戰祭就是鄒人在逃離洪水、避居玉山期間逐步形成的儀式。另外，鄒族有關「升到天界的小孩」神話中，提到那位升天的小孩在天界的一段時間，天界的人就教他要如何辦理各類祭儀，等到升天小孩成年返回部落之後，就開始教導族人如何遵循天界神靈的規範舉行這個儀式。當然，鄒族還有建

¹ 本章撰述者為浦忠勇。

²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規定，鄒族民族祭儀假日是以 **Mayasvi** 為主，這個儀式由達邦社和特富野社各自辦理，兩社的族人可擇一申請歲時祭儀假參加。假定有一年兩個社都沒有辦理 **Mayasvi** 儀式，那麼就會以 **Homeyaya** 小米收穫祭作為鄒族的民族祭儀假日，而小米祭同樣是兩個社分別舉行，族人也同樣可以擇一申請祭儀假參與。另雖中譯無法完全符合鄒語原意，惟基於行文流暢及閱讀便利之需，本文將在內文以中文「戰祭」及「小米收穫祭」呈現儀式名稱，或稱「兩大祭典」。

立部落的傳說、儀式禁忌與祭儀歌曲起源神話流傳，都為戰祭和小米祭儀被上遠古、傳統、神聖與神祕的意涵。再者，除了神話傳說之外，戰祭以及小米祭儀相關的歷史文獻，包括日治時期開始蒐集、記錄的民族誌資料以及國民政府迄今，各界整理的祭儀文獻非常豐富，我們可以從這些文獻掌握祭儀的重要脈絡、內容和文化意義，例如儀式什麼時候舉行，什麼人可以參加，參加儀式的人要做什麼，儀式時間會延續多久，傳統祭典歌舞怎麼展現，有什麼儀式規範，諸多祭儀相關資料相當齊備。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鄒族從遠古至今，大致上都持續進行這個儀式³。族人對儀式的記憶還非常清楚，在祭儀文化傳承上沒有太大的斷層或遺缺。雖然戰祭和小米祭儀內容也會隨著時代產生一些改變，有些儀式流程會減少，或者增加一些流程，但基本上鄒族人都還保存並傳承重要的儀式內容和流程。

（二） 鄒族部落的集體儀式

鄒族很多屬家族或個人的宗教儀式地點，可能會在家族祭屋、耕地，也可能山林獵場和漁場，並不涉及部落整體，兩大祭典則是部落整體的活動，主要空間是在部落男子會所 Kuba（庫巴）以及各家族的祭屋 Emoo-no-peisia。庫巴是鄒族部落集體的主要象徵建築物，鄒族的大社就會有一個庫巴建築，是鄒族部落 hosa 宗教、軍事、知識經驗傳授、公眾事務諮商與活動的中心。庫巴在主社的中心位置，干欄式傳統建築，屋頂上種植鄒族神花 Fiteu（金草石斛蘭）、屋內有火塘、敵首籠等設施，前有活動廣場，在東方處種植鄒族神樹 Yono 雀榕。這些都是部落集體儀式的重要器物與媒介。庫巴是男子傳承部落歷史文化知識的主要場所，在完成初登會所禮 Patkaya 之後，男童就可以和同儕進入庫巴，接受過成年禮的青年就必須經常在庫巴接受狩獵、出征技能的訓練，學習製作武器與生活用具，聽取部落耆老講述部落歷史文化知識，接受訓誡。因而，庫巴是鄒族人社會化的重要場所，部落每個氏族都跟庫巴有著緊密的連結關係，而庫巴主要的戰祭自然也就跟每一個家族有關係。而祭屋則是屬於各家族的儀式空間，內有祭祈小米女神以及獵神的神座和器物。所以兩大祭典祭儀是屬於整體部落的儀式，也是屬於整個民族的集體儀式，在社會及文化意義上已經超越個人以及家族的層次。

（三） 豐富的文化意義

從鄒族兩大祭典的舉行原因、時間以及流程等內涵，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祭儀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戰祭儀式流程主要有會所修建祭、迎神祭、團結祭、道路祭、成年禮、男子登所禮、歌舞祭等，鄒族人透過集體儀式達到族人社會化的目的，強化其家族以及部落族人的連結關係，並藉著儀式來建構具有倫理與凝聚關係社會。而小米祭系列主要包括開墾祭、播種祭、除草祭、收穫祭、狩獵祭以及小米收藏祭等，而小米收穫祭是七八用之間的小米收穫祭，有的稱為豐

³ 基督宗教傳入部落之後，特富野社不少長老接受新宗教信仰，因而特富野的 Mayasvi 於 1959(民國 48 年)-1975(民國 64 年)停辦 17 年，1976 年恢復舉行。達邦社的 Mayasvi 則未曾停止辦理。

收祭、豐收祭，它是全體家族成員共同參與的團圓儀式，也有家族之間的互訪祈福儀式，以及所有家族參與的長老會議，所以這個儀式連結到個人、家族以及整個部落。

在這裡我們舉兩個例子例說明這兩個儀式的文化意義。第一是儀式時間。鄒族兩大祭典在舉行是在新月之初由長老做決定。鄒語 **Faeva-ci-feohu**「新的月亮」的意思，在鄒族的觀念當中有新生的、潔淨的、沒有惡靈進入的意義，所以在新月之初才能決定何時舉行儀式。另外，重要儀式要在清晨天亮以前舉行，因為在鄒族的觀念中，清晨時分是安靜不受外物干擾的時間，所以主祭長老會公布清晨時間，用謹慎的儀式心情完成重要儀式。第二是儀式的凝聚功能。儀式可以強化家族以及部落共同體的概念，亦即社與社之間、家族之間的關係，在儀式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鄒族整體相互之間的連結與依附的性質，這樣的連結關係，在儀式中得到維持與強化。從部落之間，大社、小社之間，大社與氏族之間，氏族與氏族，氏族與個人之間，形成了密切的關係網絡。

(四) 當代社會功能顯著

許多鄒族人參加祭儀的心態，希望能在祭儀的元素與氛圍中找回過往歲月的良好，另外也給外界呈現遠古又充滿特殊文化符號的古老儀式。部落長老常提到，「要恢復源自傳統的儀式，讓鄒族人知道自己的過去歷史」，因此回復、接觸或是保存傳統成了參與祭儀的一種想像和期待。傳統戰祭和小米祭持續舉行，已作為當代鄒族主體性建構的重要場域。近二十年來，祭儀的規模似乎有擴大的趨勢，多數族人愈加重視並返回部落參加儀式，政府部門也編列活動經費補助，另外，媒體也總會報導祭儀的活絡盛況，祭儀資訊快速流通，也吸引外界人士到訪觀賞、體驗或捕捉鄒族文化。總之，傳統祭儀的延續不只是傳統意義的再現，也不是要族人回到過去的生活，而是讓傳統接軌當代，讓族人的生活因傳統祭儀的融入而更加豐富。因而，戰祭和小米祭的展演，是一種文化再現與轉化的形式，也是一個族群文化的自我展示，在節慶展演的場域中可以讓傳統文化元素重新呈現又加入新的文化元素，透過親身參與祭儀活動，體認自我族群文化之美。換言之，祭儀是文化復振、回歸、認同、再現以及文化溝通、傳播的重要媒介。

三、莊嚴凝重的 Mayasvi 流程

鄒族戰祭，是由幾項祭儀所組成的部落集體性宗教儀式，主要包括會所的重建或修建、迎神祭、部落團結祭、男子初登會所禮、成年禮、路祭、歌舞祭以及送神祭等等儀式，整個流程可以看到族人、家族以及神靈之間的連結關係。祭祀的神靈，為鄒族的戰神（鄒語稱 **I'afafeoi**）和天神（鄒語稱 **Hamo**）。鄒族戰祭常有「人頭祭」、「敵首祭」、「凱旋祭」、「年祭」、「部落團結祭」等等不同名稱。現

在舉行戰祭，是在小米收成祭的 Soekayo「長老會議」儀式中決定。舉行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為了修建或重建男子集會所；第二是為了特富野部落的團結凝聚；第三是為了學習並傳承鄒族祭儀，並認同鄒族文化傳統。傳統的戰祭舉行的時間，原本不固定，但大致上以獵獲敵首之後的 Mee-hangu 儀式和小米收成祭之後的儀式為主，這兩者的儀式大致上相同，如儀式流程、參加人員、祭儀物品以及祭儀歌曲等，只有在征戰獵得敵首之儀式中增加獻祭敵首之靈的儀式。主要流程大致如下。

(一) Esvutu 長老會議決定舉行儀式

小米收成祭之長老會議 Soekayo，由各氏族的長老集中在 Peongsi 的祭屋內，共同商議是否要舉行戰祭，一經決定之後，部落領袖領導族人完成儀式工作。而主要決議的家族是由五大家族的長老為主，部落五大家族（特富野社五大家族為汪氏、陳氏、石氏、杜氏以及高氏等；達邦社五大家族為吳氏／汪氏、莊氏、杜氏、方氏、安氏等）。

(二) Aoyacu 儀式準備

在 mayasvi 時間的前幾天，有的部落壯丁要上山打獵，留在部落的青年和婦女們要在各家族的祭屋釀酒；祭典的前一天，所有的族人全部回到部落，準備參加儀式。儀式的前幾天，全社的族人把部落環境清理，特別是各個重要的道路，會特別整理一番。壯丁們也會準備木柴，作為儀式火塘燒火所用。也有的壯丁在長老的指揮下，上山採集木槲蘭神花，作為儀式用之重要物品。

(三) Eokayo 修建會所祭

鄒族的男子集會所若要修建或重建，須由主祭的長老們，做夢占儀式，吉夢之後才決定開始動工。傳統鄒族社會中，修建或重建會所的工作，需由全體部落族人共同參加，在儀式之前先行動工，動工之前主祭長老要先祭祝天神，主要工作人員為男性，捆束茅草和釀酒婦女可以參與。

(四) Ahoi-meesi 祭典開始

1. Smouyu'ho 儀式準備

參與祭儀的長老和壯丁，從家中帶者鄒族的盛裝，帶到男子集會所，這是迎神準備。著盛裝之後，長老將 Fkuo 避邪簽條和 Fiteu 神花，分送給所有參與祭儀的男子，簽條綁在胸前，神花插在皮帽上。儀式正式開始之前，部落領袖在會所內向參與祭典的男子，講述祭儀的重要意義和精神，並交待在祭儀中應留意的事情，特別是相關的禁忌和規範。

2. Mahto-puzu 持聖火移至會所廣場

正典開始，所有參與祭儀的男子持會所內的聖火，走到祭儀廣場，把聖火放在廣場中央，並作祝神 Emocucu 的動作。接著所有參加儀式的男子走到部落神樹之前肅目站立。

3. Hookai 貢獻乳豬

在部落領袖呼引下，從汪氏的祭屋，由兩位婦女帶來一隻小豬，壯丁接下黑豬放在神樹前，由長老及壯丁共同用腰刀及槍矛刺殺，此時乳豬尖叫且鮮血淌出，每個參與祭典的男子，持槍矛和身上配掛的腰刀沾上豬血，並向著神樹舉刀。



陸-1Mayasvi 迎神儀式中由婦由頭目家帶來乳豬作為貢品，此豬必須為公豬。刺殺之後每一參與祭儀的男子就把腰刀沾豬血做祝神的儀式（影像提供：浦忠勇）

4. Paebai 呼嘯迎接軍神

在頭目及長老的帶領下，參與祭典的男子做五次呼嘯的儀式動作（達邦社呼嘯三次），並將沾有豬血的腰刀往神樹枝葉做揮動擦拭的動作，並做祝神 Emocucu，象徵向軍神獻上貢品。

5. Hiaehtia 'o yono 砍除神樹枝葉

部份參與祭典的壯丁，爬到神樹上，開始砍去神樹的枝葉。修砍神樹枝葉，象徵為軍神修路之意，也象徵部落生命更新；神樹會留下三支枝葉。



圖 陸-2Mayasvi 迎神儀式中，參與祭儀的男子集中到部落神樹前貢獻乳豬儀式之後，隨即將神樹枝葉砍除（2013 年浦忠勇攝）

6. Topano 豬血祭神

參與儀式的男子削一神樹細支，一端削尖，並沾上豬血或夾小塊豬肉，放置在神樹的樹幹，揮動手做餵食軍神和敵靈的儀式。做完此儀式後，部落壯丁將乳豬抬至男子會所，燒去豬毛，並解剖、下鍋烹煮。

7. Ehoi 唱迎神曲

做完 Topano 餵神儀式之後，在頭目及長老的帶領下，與祭人員依序在會所廣場圍成半圓形，隊伍朝向男子會所，接著由頭目帶領長老及壯丁們，引唱迎神曲兩次。唱完之後，做 Emocucu 動作，接著與祭男子返回男子會所。此時神靈隨行登入男子會所，舞隊行進的方向，不能任意穿越，否則就犯了儀式禁忌。

（五） Com'o 部落團結祭

1. Esməya 粟酒祭神

部落五大家族派出五位壯丁，跑回祭屋取來米酒，在取回的途中，要沿途呼嘯五次。氏族長老持酒在敵首籠之前做祝禱儀式，之後將酒杯放在敵首籠旁。五大氏族壯姓再從祭屋取回米酒，長老接手，向軍神祈求保佑，並讓每位參與儀式

的壯丁用手沾酒，將手往空中揮動一次，之後同樣把竹杯放在敵首籠旁。

2. Com'o 部落團結祭

第三回到祭屋取酒，氏族壯丁再前往祭屋取來裝滿米酒的大竹杯，並帶著糯米糕和豬肉，這些東西稱為 Com'a，長老取之，讓與會的壯丁沾酒並作祝神的動作，請軍神飲酒，之後將酒倒在一塊盆內，各家族的糯米和豬肉也放在一起，由長老切成小塊，與會的壯丁分別從中搖些米酒飲用，糯米糕和豬肉也一起分食。此共飲共食儀式象徵部落團結凝聚。

(六) Matkayo 男孩初登會所祭

部落約周歲的男孩，由母親帶往男子會所，並持著一小杯米酒，由其舅舅接手登上會所，為其做祝神儀式，儀式目的是讓軍神認識此男嬰，此後男嬰開始成為會所的成員，以後就可以登上會所，接受會所的教育訓練，是鄒族男子社會化的重要儀式。

(七) Tu'e 勇士誇功祭

在部落勇士的帶之下，參與祭典的男子要舉行勇士誇功祭。內容是齊頌征戰的英勇事蹟，以及勇士曾經到過的地方。誇功祭結束時，長老講述一段我族勇士的征戰光榮故事，為族人祈福，壯丁安靜聆聽，長老講完之後，全體男子都要以腳用力踏地，讓地板發出很大的聲響，長老用會所內的圓石擲到木板上，使壯丁們同仇敵愾，振奮精神，這個儀式稱為 Yuokayo。

(八) Eyaasmoyxskx 男子成年禮

約莫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子，要在儀式中接受成年禮的儀式，行過成年禮之後，他就從青少年過渡到成年階段，之後要開始擔負社會責任，擁有社會地位。接受成年禮的青年，在會所內蹲坐在長老的面前，由頭目或德高望重的長老施以訓誡，賦予社會責任，以藤條鞭打其臀部。部落頭目或長老拿起竹杯，賜給他們喝一點米酒，給予戴上皮帽，穿上紅衣。參加成年禮的青年，就可以參加儀式。

(九) Eyao 送神祭

參與祭典的男子再次走到廣場排列成半圓形，依序演唱下列四首祭歌，則送神儀式結束。ehoi 迎神曲，唱二次（達邦社的迎神曲稱為'o）；Peasvi-no-poha'o 慢板戰歌；Peasvi-no-mayahe 快板戰歌；Eyao 送神曲（Eyao 為特富野祭歌，達邦社沒有這一首，而是再唱一次'o）⁴。唱到第二次 Ehoi 祭歌時，祭儀舞隊穿越會所的門口，象徵將會所關閉，送軍神回天界。

⁴ 筆者認為，第一支祭歌譯為迎神曲或送神曲，其實並不符合祭儀段落的意義，建議可以理解為「以祭歌作為象徵性神聖獻禮、貢品或禮物的概念」。

(十) Suingi 婦女持火加入儀式

送神祭，部落壯丁唱慢板戰歌時，兩位婦女分別從祭屋持火把走到場中央，將火把放入火塘，接著婦女開始參加舞隊。婦女所持的火炬，是代表各氏族祭屋的聖火。

(十一) Topano 路祭（達邦社舉行，特富野社今無此儀式）

參與儀式的男子帶著兩支金草神花，走到部落東方稱為 Skokaya 的地方，長老會用五節芒做一個祭儀薦台 Snoecava，每個參與的勇士要將一支金草插在其上，長老在此奠酒祭神，一來祈求戰神佑助，請鄒族神鳥繡眼畫眉前來享用祭品，未來引領勇士出徑順利；再來是以祭品作為誘餌，招引敵靈前來享用。

(十二) Yu'ekokayo 氏族家祭

在部落領袖和氏族長老的帶領之下，全體參與祭典的男子，要前往五大氏族的祭屋，舉行氏族家祭。

(十三) Epsupsu 驅邪儀式

家族祭屋巡繞結束，與祭男子從高氏的祭屋返回會所，要在沿途中取兩支嫩茅草返回會所，彼此做的驅邪儀式。儀式最好要找母親家的人來為做驅邪儀式，效果較佳。之後每位參與祭典的男子，把綁在胸前的避邪簽條解下，懸綁在會所內敵首籠旁。這時，上午的正典儀式就全部結束。

(十四) tohpungu 歌舞祭

傍晚時分，長老帶領族人做歌舞祭。歌舞祭開始要先唱慢板戰歌，之後則反復唱下列歌曲：Peasvi-no-mayahe、Toiso、Nakamo、Yi'ahe、Miyome、Lalingi 等祭歌。歌舞祭以圓形舞圈、反時針方向、全體牽手、四拍舞步唱頌祭歌。祭歌的主要內容是歌頌軍神的佑助，並歌頌部落的英勇事蹟，主要目的是要砥礪族人。歌舞祭整夜進行，直至天亮才結束。



圖 陸-3Maysvi 祭儀過程參與者大致男性為主，婦女持火把進場之際即加入歌舞祭行列，此為特富野社的祭儀畫面（2020 浦忠勇拍攝）

（十五） Meepungu 結束祭

儀式最後一天的午夜之前要舉行結束祭。參與的男子要登上會所，再用避邪簽條綁在胸前，以示謹慎。全體參與的男子，在部落領袖以及長老的帶領下，要再唱下列歌曲：迎神曲、慢板戰歌等曲子，每首歌曲都要唱到和諧悅耳的程度作為結束。祭歌結束，參與祭典的男子，把胸前的避邪簽條解除，放回庫巴會所內，儀式正式結束。

四、Mayasvi 祭儀的歌舞

（一） Pasu-Mayasvi 祭儀歌曲

鄒族兩大社的祭典曲目有下列八首曲子，均有其鄒語名稱，然而兩社祭歌的名稱略異，另外是旋律和唱腔也有不少差異。當然最大的差異是歌詞內容，因為歌詞是依部落征戰歷史以及氏族光榮事蹟為內容，所以就有不同的內容。

鄒族古曲都有專屬的曲名，如「Ehoi」、「'O」、「Toiso」……之類即是。中譯之曲名如「迎神曲」、「送神曲」、「歷史頌」……等，均根據該曲在祭典的位置及大概意義名之。有些名稱很適合，如「迎神曲」、「送神曲」兩者，都能將該曲在祭典中意義表明出來；但有些就顯得不適合，如「歷史頌」、「勇士鎮」、「天神頌」、「青年頌」等名稱，因為 Toiso 的內容也有征戰、勇士、敬神等歌詞，不專指族人歷史，把 Toiso 稱為歷史頌，似乎把它的範圍縮小。其他的名稱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為可以把這些歌曲統稱為 Pasu-Mayasvi（戰祭祭歌），讓每一首祭歌能回復它原來的鄒族稱法，不要因曲名而拘限它原有的歌詞內容。

（二） 祭歌的語言

關於祭歌所用的語言來源，大致有兩種說法：

1. 戰神傳授說

這種說法是根據族人有關戰祭起源的神話傳說，認為升天的孩子（參前說）直接從天上學習戰祭的儀式及祭歌，回到部落之後，便教導族人演唱。持這樣的說法，就認為祭歌是人神的對話，族人雖無法確認其意，但吟唱了之後戰神自然了解族人在說什麼。另外，持此說法的人認為部份歌詞是戰神託夢指示族人的，能從夢中獲得戰神啟示的人，才能將祭歌歌詞衍繹生成。

2. 鄒族古語說

這種說法是認為祭歌是族人根據征戰歷史而創作並流傳的歌謠，祭歌歌詞原本就是鄒族語言，但因年代久遠，語言流傳慢慢發生變化，以致今天無法確知其意。以上兩種說法如果拿現今的祭歌歌詞參照，我們發現都有道理。例如 Ehoi

（迎神曲）的歌詞，幾乎全是母音的延長音，和鄒族語言現象有別，把這類歸為戰神傳授頗為合理。

（三）歌詞內容

祭歌是為戰祭而作的，內容大意全是向戰神祈求佑助，並勉勵族人要效法先人的英勇作為。如戰歌領唱的人先會歌頌祭典本身之神聖，再歌頌戰神作為，祖先英勇歷史，並且各氏族相互歌頌英勇事蹟，藉著這樣的傳唱，砥礪族人的心志，並凝聚整個部落的征戰力量。戰祭可以說是鄒族古代最嚴肅的征戰凱旋儀式，祭歌的內容都和征戰有關係，歌頌戰神，敘述戰事及先人作為，各氏族日之相互歌頌，無非是要提醒族人，要能為族人英勇出征，保護部落整體之生命。

（四）祭歌領唱人

鄒族每首祭歌都有 Ephou（領唱人），領唱人為族人男子，過去由 Yuozomu（征帥）擔任，或由 Maotano（勇士）領唱，現在征帥及勇士已不存在，則由族人長老或會唱的年輕族人領唱，婦女絕對禁止領唱祭歌。

（五）祭歌的禁忌

特富野社的 Ehoi、Eyao 以及達邦社的'O，在平時不能任意演唱，被視為極大的禁忌。族人相信每當唱這些曲子時，戰神則會從天俯視察看族人行為，若非舉行祭典時間任意演唱，則觸怒戰神，很可能下次出征時無法得到佑助。如果族人要想練唱，也要由長老帶領，先輕輕哼一聲，然後面向天說：“我們要練唱，願戰神了解”，連續做三次之後，才可以低聲吟唱。其他祭歌就沒有太大的限制，但不是戰祭活動，仍不演唱為宜，以免輕浮冒犯戰神。

（六）祭歌的節拍

談及祭歌的節拍，必須分成兩部，第一是拍子極自由的迎神曲和送神曲，第二是已有固定節拍的其他祭歌。自由拍含兩社的迎神曲及特富野社的送神曲，共三首。其節拍特色是依據領唱人（頭目或其他勇士）的呼吸快慢以及整個舞隊成員身軀前後搖擺的速度來決定，因此每一次演唱節拍水無法完全相等，所附之曲譜僅供參考，實際節拍應以演唱時眾勇士配合整體舞蹈，呼吸之長短定之。固定節拍的祭歌，包括戰歌、勇士頌、歷史頌、天神頌以及青年頌等，基本上是以兩拍及三拍子的曲子。

（七）祭歌與舞蹈

祭歌的舞步是否可以算為正式的舞蹈，仍有疑問，因為這些舞步鄒語稱為。“Toeketbu”，是走路的方式之一，眾人要唱歌，便牽著手，以逆時針方向前後踏步，當歌詞唱至重音時，整個身體就配合腳步前傾或後仰，並向右前方移動

位置，簡單的動作連續之後，眾人的動作就顯得有節奏，有規律，但基本上它仍是配合歌唱去「走路」和「移動位置」，如果這樣的動作可以稱為舞蹈，那麼應屬原始舞蹈，它結合了曲、詞、舞三種藝術型態的綜合體，它們各別無法單獨存在。

祭歌的舞步，也是 *Toeket'bu* 的形式，據族人湯保福先生描述，祭歌舞蹈是為了迎接戰神降臨會所而“走路”，(*coecon*，即“走路”之意)，要陪著戰神走路向前之意；眾人牽手有團結之意；迎神、送神時身軀向上下搖擺，表示族人向天盼望戰神從天降臨之意。這些簡單的身體動作，便是祭歌所有的舞步，而且所代表的意義幾乎可以直接從動作本身詮釋出來，這又說明一個民族的原始舞蹈是以極其自然、樸素的形式去表達心中的想法，這是它可貴之處，而且是那些想法子將祭歌原始舞蹈搬上舞台後，處處要求不自然、矯作的“舞台效果”的人士所永遠無法理解的道理

(八) 祭歌隱含的社會意義

祭歌和聲特色多屬完全四度和完全五度，這樣的合唱，很自然就會產生空靈、和聲圓滿、悠揚平穩的效果，再加上整個祭儀場地所營造的氣氛，族人在演唱這首曲的時候，面部表情都會表現得凝重與莊嚴，每個人都以嚴肅的「儀式心情」，等待頭目唱出第一個樂句，接著由幾位長老加入合唱，之後便是眾人合唱。演唱的秩序、神祕氣氛、混厚沉穩、呼吸齊一以及眾人和諧，是祭歌演唱的基本要求，而且是不能被打破的，否則就會犯了禁忌。這樣的歌舞呈現，有空靈平穩的合唱，全體部落勇士的緊密牽手和凝立，它所要形塑的是虔敬肅穆與圓融合諧的精神氣質。鄒族的祭歌，其音樂形式和歌詞內涵，基本上是相當簡單，但要求敬虔、和諧、齊一與反復，這四種要求，持續在幾天通霄達旦的歌舞之中。

再者，在鄒族演唱祭歌的會場，我們一定會看到頭目站在第一位，接著是各氏族的長老，而且這些氏族長老，會依著一定的順序排列，通常是依建立部落、征戰功勳與加入部落的時間等因素，作為氏族階序的根據，另外年長者會站在舞隊的前段位置，而剛成年的勇士，就只能站在後段位置。在演唱迎神曲的時候，總是部落領袖起唱，再由其他氏族長老呼應，最後是眾人合唱；另外在唱其他祭歌的時候，各氏族唱頌氏族的豐功偉業外，也要讚美其他氏族的榮耀，並歌頌天神和戰神的保佑之恩，甚至還會頌揚大自然的偉大，這樣的祭歌演唱方式。它所講求的是歌頌神靈，且歌頌英勇的祖先及勇士。這樣的歌舞行列，就可以明白，鄒族是如何建構它的氏族階序和長幼倫理，在一次又一次的儀式中，族人總是一再地強調這樣的社會組織與社會秩序，所以祭歌所表徵的，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氏族與氏族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人與神靈之間，所存在的明確的關係與井然的秩序，從而揭示了鄒族社會的核心價值、社會意義與宇宙觀的根本性質。這是鄒族人完成其社會化的重要過程。

五、象徵凝聚的 Homeyaya 流程

由於小米祭也列入鄒族的祭儀次要假日項目，在此也簡略說明辦理的流程和文化意。為了貼近當下的日常生活，祭儀文化的形式和內容，總是處於持續形成、增生與繁衍的過程中，傳統延續到當代的時空環境，必然與新文化產生互動、適應並重組，並賦予它新的元素、內容和意義。鄒族小米祭大致採取了時間壓縮、禁忌弱化以及轉化部份的儀式意義等方式，作為祭儀持續舉行方式。

部落生活在逐漸被捲進現代社會之後，生活型態和節序也變得緊湊，族人對時間的概念已被現代工作與市場經濟的特質所框限，族人的生活也出現時間被壓縮、流動、資訊化以及多元分化的現象，族人在不同的空間往返流動，從事不同的工作，特別是小米種植已經不再是族人維生的主要生產方式，部落長老種植小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延續小米祭，因而小米祭的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完成。

小米祭，原是完整的系列儀式，除了現在保留的播種祭和小米收穫祭之外，其它的儀式包括擇地、卜夢、除草祭、除蟲祭、收藏祭、河祭以及狩獵祭等小米祭系列，這裏可以看到族人對部份儀式流程予以刪除省略，現在的小米祭只保留了播種祭與收穫祭。傳統小米祭播種祭的時間，大致是在年初一、二月舉行，還要看部落長老卜夢、擇地、燒壟整地的時間去決定儀式日期，它原本沒有固定的時間，現在播種期則是固定在每年的元旦舉行。而小米收穫祭大致在每年的七、八月之間舉行，儀式時間，也是由部落頭目及長老討論決定，所以也沒有固定的時間。



圖 陸-4Homeyaya 祭儀主要在聖粟田以及家族祭屋，各家族的祭屋空間擺設大同小異，但主要的儀式器物均相同（2021年浦忠勇拍攝）

傳統小米收穫祭的時間就比較長，從儀式的準備，包括釀酒、小米初收儀式，以及家族、部落的互訪、共食儀式、長老會議以及家族祈，到結束前的狩獵祭、河祭，乃至小米收藏儀式，從開始到結束就需要近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這些系列的儀式要融入當代生活作息，幾乎不可能，於是族人就針對儀式時間進行刪剪，或簡化儀式流程，讓儀式時間能儘量符合大部份族人生活節奏。下表是兩社小米收穫祭大致的流程⁵。就整個流程來看，達邦社維持較多的儀式段落，因而舉行的時間也較長。

當代鄒族小米收穫祭流程簡表

表 陸 - 1 鄒族小米收穫祭流程簡表

儀式時間	特富野社	達邦社
第 1 天	Me'emī 杵米釀酒（需 3~4 天）	Me'emī 杵米釀酒（需 3~4 天）
第 2 天	Aoyocū 祭屋潔淨儀式、殺豬 Te'kayo 部落家族成員返回祭屋、家族聚餐	Aoyocū 祭屋潔淨儀式、殺豬 Te'kayo 部落家族成員返回祭屋、家族聚餐
第 3 天	小米祭正典開始； Mokayo〔全〕收小米儀式、迎接小米女神、家族、氏族及部落共食儀式	小米祭正典開始 Mokayo〔初〕收小米儀式、迎接小米女神、家族、氏族及部落共食儀式
	Soekayo 家族長老會議 Meepungū 夜間送走小米女神	
第 4 天	su'tū 獵區祝神儀式 返回祭屋結束所有儀式	再收割小米 Soekayo 家族長老會議
第 5 天		Ya'o-ba'isi 收割〔最後的〕小米 Meepungū 夜間送走小米女神
第 6 天		Su'tū 獵區祝神儀式 返回祭屋結束所有儀式

資料來源：2021 年浦忠勇整理。

從這張表中可以看出，兩社簡化後的儀式流程和內容大同小異，兩社的長老都認為已經把最重要的儀式內容保存下來，包括釀酒、潔淨儀式、初收小米、迎接小米女神、共食及共飲儀式、收割最後的小米、送走小米女神，最後再做農作物及獵區的豐饒/豐獵儀式（如圖五），儀式至此就算完整，人與家族、部落以及神靈之間的關係也透過儀式完成，所以小米祭在族人信念中儀式依然重要，也依然神聖。

⁵ 資料來源為浦忠勇 2008 年採訪整理。



圖 陸-5 小米祭結束主祭者帶小米前往家族獵區做獵物豐饒儀式，圖為儀式用的器物，包括茅草結、山芙蓉簽條以及要貢奉土地神的小米及米酒等（2020年浦忠勇拍攝）

六、祭儀的禁忌、規範及其他

祭儀，就該維繫各種相關的禁忌與規範，當然在現代舉行和儀式，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儀式禁忌與規範的轉變。傳統祭儀的禁忌（鄒語稱 **Peisia**）是儀式的神聖性元素，儀式禁忌如果做不好，祭儀就不完整。當代祭儀的禁忌和規範要求比

起傳統而言較具彈性、開放，僅保留它「象徵性」的約束。族人認知的小米神，有著易怒、厭惡吵雜而且有點古怪的神性，小米神忌吃蔥、蒜以及魚類，喜歡吃松鼠肉、喝小米酒等食物，舉行小米祭，就得依循小米神的神格特質。歷史文獻記載不少小米祭禁忌，包括「停止工作，不可走到社域外，祭儀期間內與外界完全斷絕往來，且不可吃米，用米做的酒也不可喝，禁吃魚、生薑、鹽、芋頭、番薯等，以及禁止觸摸生麻」等等。部落長老們都認為這些禁忌不能觸犯，否則儀式將不完備而觸怒小米女神。以下是舉行儀式的重要禁忌與規範（只列舉部份重要項目，實際儀式中要留意的禁忌規範細節很多，參與者仍須詢問長老的看法）。

- （一） 食物禁忌：參加儀式的族人在儀式前一天開始禁吃魚類、蔥、蒜、地瓜等食物。
- （二） 禁止吵雜：祭儀期間應言行謹慎，禁止吵雜喧譁。
- （三） 遵行潔淨儀式：族人應於祭儀前一天到祭屋，以小舌菊（鄒族稱 Tapanzou/Tapaniou）做潔淨儀式。
- （四） 時間禁忌：有些儀式必須在清晨天亮之前完成，如初收小米儀式。
- （五） 留駐部落：祭儀期間部落視為神聖空間，族人應留駐部落。
- （六） 禁茅草結 Vomu 數量錯誤或在儀式中掉落：小米祭中，主祭者手握之茅草結象徵家族成員的生命，製作之數量要符合家族所有成員人數，在家祭儀式中（鄒語稱 Meevomu）茅草掉落視為大禁忌（可能有會在未來的一年中死亡）。
- （七） 儀式進行中長老行走方向或祭儀舞隊進行方向不能逾越。

當然除了這些祭儀禁忌外，還有許多禁忌事項，大部份的族人並不會特別留意，這些禁忌是主祭者在儀式中隨時遵行，例如準備完整的祭儀用品，就是一項被要求的儀式行為，否則就觸犯了禁忌。總之，參與儀式之前不妨多做功課，多詢問部落長老，並維持尊重敬畏的儀式心態，這樣就不會有嚴重的逾越行為。

七、參考書目

王嵩山（1995）。《阿里山鄒族的社會與宗教生活》。台北：稻香。

明立國（1993），〈關於台灣原住民族音樂舞蹈文化體系的調查與研究〉，收於文建會辦理之「第五屆國際民族音樂學會議」論文集。

浦忠成（1994）。《鄒族神話研究》。文化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浦忠成（1996）。《庫巴之火》。台北：

浦忠成（2007）。《被遺忘的聖域》。台北：里仁。

浦忠勇（1993）。《台灣鄒族民間歌謠》。台北：常民文化。

浦忠勇（1996）。《台灣鄒族生活智慧》。台北：常民文化。

八、延申閱讀書單

王嵩山（編）（2003）。《阿里山鄉誌》。嘉義：阿里山鄉公所。

王嵩山（1985）。《鄒族政治制度研究：一個高山族聚落適應變遷的例子》，臺灣大學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佐山融吉著，余萬居譯（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北。

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1952）。《台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曹族篇》。台灣省文獻會出版。

杜而未（1968）。〈Mashi, the war ritual of the Tsou〉，《考古人類學刊 31/32：98-103》，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董同龢（1964）。《*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 Fornosa*》（鄒語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四十八號。

浦忠成（1993）。《台灣鄒族風土神話》，台北：台原。

浦忠勇、闕河嘉：〈當代鄒族戰祭的意義：一個後殖民的解讀〉，《台灣原住民族論叢》第十期（2011.12），頁 73-97。

浦忠勇（1998）。〈從鄒族音樂語彙認識鄒族歌謠〉，載於孔吉文、李宏夫、林桂枝《原住民音樂世界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頁 73-83。

浦忠勇（2012）。〈鄒族戰祭 mayasvi〉，《原住民族文獻》13：26-27。